

增壹阿含經

卷第十四、第十五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高幢品第二十四之一、之二

(五)

……

爾時，世尊便往至優留毘村聚所。爾時，連若河側有迦葉在彼止住，知天文、地理，靡不貫博，算數樹葉，皆悉了知，將五百弟子，日日教化。去迦葉不遠有石室，於石室中，有毒龍在彼止住。

爾時，世尊至迦葉所。到已，語迦葉言：「吾欲寄在石室中一宿；若見聽者，當往止住。」迦葉報曰：「我不愛惜，但彼有毒龍，恐相傷害耳。」世尊告曰：「迦葉，無苦，龍不害吾。但見聽許，止住一宿。」迦葉報曰：「若欲住者，隨意往住。」

爾時，世尊即往石室，敷座而宿，結跏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是時，毒龍見世尊坐，便吐毒火。爾時，世尊入慈三昧，從慈三昧起，入焰光三昧。爾時，龍火、佛光一時俱作。

爾時，迦葉夜起，瞻視星宿，見石室中，有大火光。見已，便告弟子曰：「此瞿曇沙門容貌端正，今為龍所害，甚可憐愍！我先亦有此言：『彼有惡龍，不可止宿。』」是時，迦葉告五百弟子：「汝持水瓶，及輿高梯，往救彼火，使彼沙門得濟此難。」

爾時，迦葉將五百弟子，往詣石室，而救此火；或持水灑者，或施梯者，而不能使火時滅，皆是如來威神所致。爾時，世尊入慈三昧，漸使彼龍無復瞋恚。時，彼惡龍心懷恐怖，東西馳走，欲得出石室，然不能得出石室。是時，彼惡龍來向如來，入世尊鉢中住。

是時，世尊以右手摩惡龍身，便說此偈：

「龍出甚為難，龍與龍共集，
龍勿起害心，龍出甚為難。
過去恒沙數，諸佛般涅槃，
汝竟不遭遇，皆由瞋恚火。
善心向如來，速捨此恚毒，
已除瞋恚毒，便得生天上。」

爾時，彼惡龍吐舌，舐如來手，熟視如來面。是時，世尊明日清旦，手擎此惡龍，往詣迦葉，語迦葉曰：「此是惡龍，極為兇暴，今以降之。」

爾時，迦葉見惡龍已，便懷恐怖，白世尊曰：「止！

止！沙門！勿復來前，龍備相害。」世尊告曰：「迦葉！勿懼，我今已降之，終不相害。所以然者，此龍已受教化。」

是時，迦葉及五百弟子歎未曾有：「甚奇！甚特！此瞿

曇沙門極大威神，能降此惡龍，使不作惡；雖爾，故不如我得道真。」

……

【經文資訊】大正藏第 02 冊 No. 0125 增壹阿含經

佛本行集經 卷第四十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教化兵將品下

……

「世尊自從波羅捺國，來至優婁頻螺聚落，於其中間，有八萬人，受佛教化，入諸法中。」

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第四十四上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我今先可教化一箇得通之人，令其歡喜，彼歡喜已，應當次第廣化多人。』是時優婁頻螺聚落，其中有三螺髻梵志仙人居住，第一所謂優婁頻螺迦葉為首，教授五百螺髻弟子，修學仙法，為匠為導，最在前行；第二名為那提迦葉，復領三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第三名為伽耶迦葉，復領二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合有千人，隨彼兄弟，修學仙法。」

「爾時，世尊作如是念：『今此優婁頻螺迦葉，其聲遍滿摩伽陀國，彼處內外一切人民並謂言其是阿羅漢。我今可先化彼優婁頻螺迦葉，令其歡喜，彼歡喜已，當有多人

受其教法。』佛復思念：『此等諸仙！以何為重？彼行是何？』念已即知彼等唯用苦行為尊，其次則以領眾為重。

「爾時，世尊隱本形相，即便化作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為冠，兼復化作五百梵志摩那婆子，以為徒眾，悉皆可意，端正無雙，為人樂見，圍遶左右，以神通飛到彼優婁頻螺迦葉所聞聲處，下地而住。

「爾時彼等一切諸仙，見化眾已，悉各念遑，東西馳走，或有安置於鋪設者，或有洗足，或入草庵拂拭整頓，或有將草作席鋪設，或有取水以擬澡洗。又復各各告彼等言：『汝等今者從何忽來而至於此？不相告知。汝等何不於先遣使道我欲來，我若先知，當預置設。是故汝等當少時住，我等辦具種種供擬。』世尊既知一切諸仙心生願樂，悉知佛已。

「爾時，世尊還攝神通復於本形，獨立而住。時，彼諸仙既見世尊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有威神，大有威德，然其未得阿羅漢果，如我今日，在於此住。』此是如來最初於先出神通法。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善大沙門！仁今何遠來至於此？善大沙門！仁今若當願樂於此我住處者，

隨仁所須，我當供給。又仁意樂於何處所坐起眠臥？此是草庵，此是草堂，任意選取。』作是語已，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善哉迦葉！汝若不辭，能見敬重，我欲入汝祭祀火神處所安居。』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有一弟子，於先舊患下痢之病，以病下故，糞穢草庵。自餘一切諸弟子等，見穢草庵，瞋忿不淨，驅遣令出。是時，彼患摩那婆身被駟出時，作如是念：『此之庵舍，為於一切螺髻而造，云何見我病患下痢，驅遣我出？願我捨命，得是身體，仰報彼等如是之事。』時，彼患者作是念已，即便命終。命終已後，即受如是大毒龍身，生已在於彼草堂內，或有人來，或畜生來，皆被螫殺。以是因緣，彼堂即空，無有人住。」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有何對治能伏毒龍？唯應有火能相屈耳。』作是念已，即以火神，安彼草堂，恒常如法依時供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善大沙門！我實不辭，亦不惜是此之草堂。但彼草堂有大極惡嚴熾龍王，居住彼中，其龍甚有大神通力，有大惡毒，有猛厲毒，非止害仁，亦損我也。』」

「爾時，世尊如是再過語迦葉言：『汝若不辭不敬重彼，但當與我草堂居住。』迦葉報言：『我意不願仁住火堂。所以者何？彼處今有一大毒龍，猛惡嚴熾，恐為於仁并

及我身作於毒害。善大沙門！此堂本來，我等師徒久共捨之，無人能入。」

「爾時，世尊第三重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若有一切毒龍來滿此堂住者，彼等不能損我一毛，況一龍也？仁者迦葉！但汝意可，我自當入，願汝莫辭，莫重彼堂，其終不能損害於我。』是時，優婁頻螺迦葉，以佛三度慫慙未已，即白佛言：『善大沙門！我亦不辭，亦不重彼，我以相語，若心不疑，當隨意住，常作方便，莫令被害。』」

「爾時，世尊得於迦葉印可聽已，手自執持一把之草，入火神堂，入已鋪草，取僧伽梨褰作四疊，以鋪草上，加跌而坐僧伽梨上。端身而住，正念不動，除捨一切外內怖畏，身毛不豎，寂然禪定。」

「爾時，彼堂毒龍出外求覓食故，處處經歷，飽已迴還入於火堂，遙見如來坐火堂內，見已其心作如是念：『我身猶活，今有何人忽入我堂？』其意既惡，即興毒害，口出烟炎；如來復坐如是三昧，身亦放烟。」

「爾時，彼龍見是烟已，增長更嗔，放猛火炎；如來爾時亦入如是火光三昧，身出大火。佛及毒龍，各放猛火，是時彼堂嚴熾猛炎，以猛炎故，草堂彤然，如大火聚。」

「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我今可作如是神通，作神通已，莫害於彼龍王命根，但當燒其皮肉筋骨，悉令淨盡。』爾時世尊即作如是神通變化，以神通故，令彼龍王，命不傷害，但使其餘身分然盡。如是訖已，又復從身出於諸種雜色光明。所謂青黃赤白黑色，出已唯照一尋地明，示於彼龍。」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去彼祭祀火堂不遠，遙見堂內出大猛炎，見已即作如是念言：『嗚呼嗚呼！此大沙門，今被毒龍之所燒害。可惜可惜！以其不取我等師徒好言善語。』時，彼眾有一摩那婆，名阿羅陀祇梨迦（隋言濕樹皮衣），見彼火堂亦大懊惱，自餘一切諸摩那婆，各各稱名，悉皆恐怖，並相呼喚：『謂迦吒牟尼（隋言苦行仙），謂耶摩其尼（隋言雙火），謂何唎尼毘奢耶那（隋言立火），謂毘羅波羅婆（隋言丈夫光），謂奢摩羅耶那（隋言雜色眼），謂波羅耶那（隋言能度彼岸），謂迦吒耶那（隋言將愛行），謂瞿曇姓（隋言暗牛），謂目犍連種（隋言白捧），謂婆私吒姓（隋言化住），謂頗羅墮（隋言重幢），汝等汝等！速來速來！此大沙門今被毒龍吐火燒爇，我等當往助其撲滅。』」

「爾時，彼等諸摩那婆聞是聲已，或將水瓶，或復擔梯，速疾走來。來已著梯，上彼火神大堂之上，上已，將水欲滅於火，而彼火炎，世尊力故，更增熾盛。時彼一切諸

摩那婆，即還下彼火神堂住，在一邊立，各相謂言：『此大沙門端正可憙，而被毒龍之所惱害（梵本沙門來並再稱）。』

言：「爾時眾中，濕樹皮衣摩那婆仙，悲哀說偈，以哭佛

「『嗚呼微妙端正身，頭髮甚青指羅網，
七處圓滿端正眼，被龍翳如日月昏。』

言：「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

「『嗚呼諸王勝家生，甘薺上種人中勝，
世間無過此生處，今為毒龍火燒身。』

言：「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

「『三十二相莊嚴體，自得解脫能脫他，
瞋恚能伏不害身，今被毒龍毒火滅。』

言：「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

「『支節長短正等身，甘薺諸王種增益，

體如閻浮檀金柱， 今為毒龍火所焚。』

「爾時，更有一摩那婆，還復悲哀哭泣於佛，而說偈言：

「『諸仙聞聲心歡喜， 布施持戒最福田，
身體柔軟大吉祥， 嗚呼今被龍火殺。』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亦來集聚，去彼火堂不遠立住。

「爾時有一摩那婆來，白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
『和上一過試觀占彼大沙門，看其大沙門生宿之中，更不
為於諸餘惡星所犯觸也。其所犯者，何星逼是沙門生宿？』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即便仰瞻虛空星已，還告於
彼摩那婆言：『汝摩那婆！今應當知！此大沙門鬼宿日生，
而彼鬼宿不為餘星之所逼觸。謂摩那婆，此大沙門星甚快
明，如我所見星宿相貌，大沙門今共龍角鬪決勝之狀，此相
必定。是大沙門，決降彼龍，無有疑也。』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一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迦葉三兄弟品中

「爾時毒龍見火神堂，四面一時炯燃熾盛，唯有如來所坐之處，其處寂靜，不見火光。見已漸詣向於佛所，到佛所已，即便涌身入佛鉢中，而說是偈：

「『若人百千億萬歲，一心祭祀此火神，
彼輩不能斷去瞋，如今勝世尊忍辱。

一切天人世界內，唯有世尊大丈夫，
諸被瞋恚重病纏，世尊能與忍辱藥。』

「爾時，世尊過彼夜後，至明清旦，手擎於鉢，將彼毒龍，來至優婁頻螯迦葉所坐之處。到已即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此是毒龍，汝等所畏，不能入於火神堂者，此即是彼。以我威火，滅其毒火，今故將來以示汝輩諸梵志等。』而有偈說：

「『是時彼夜分已過，世尊來至迦葉所，
鉢中盛於毒龍示，手擎安置著彼前。』

「爾時，優婁頻螯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毒龍，為自入於大沙門鉢？為大沙門神通力故，教其入中？』爾時，

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之所念，知己即便手所執鉢，自然展向優婁頻螺迦葉之邊。時彼毒龍，九頭大項，引頸欲向優婁頻螺迦葉身邊。爾時，優婁頻螺迦葉見龍舉頭欲向己邊，心生驚怖，却縮身住，自以兩手，掩覆其面。爾時，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仁者迦葉！何故縮身，如是驚怖？汝心畏也？』迦葉報言：『如是如是！大德沙門！我實畏也。』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汝莫怖畏。』爾時，世尊即以偈頌語迦葉言：

「『我昨夜來教化彼，其更不能恐怖他，其若今欲螫於仁，世間終無有此法。

假使天崩倒於地，大地破碎如微塵，須彌移離本處安，諸佛口終不妄語。』

「爾時，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此大沙門！大威神力！大有功能！乃設如是神力之火，滅彼毒龍毒惡熾火。其事雖然，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爾時，世尊取彼毒龍，發遣安置彼大海外鐵圍山間。是時，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大德沙門！彼毒龍今安在何處？』爾時，佛告彼迦葉言：『仁者迦葉！彼之毒龍，我今已遣安置於彼鐵圍山間。』……

大智度論

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之餘（卷第十四）

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奉 詔譯

問曰：

已知尸羅相，云何為尸羅波羅蜜？

答曰：

有人言：菩薩持戒，寧自失身，不毀小戒，是為尸羅波羅蜜。如上《蘇陀蘇摩王經》中說，不惜身命，以全禁戒。

如菩薩本身，曾作大力毒龍。若眾生在前，身力弱者，眼視便死；身力強者，氣往而死。

是龍受一日戒，出家求靜，入林樹間思惟；坐久，疲懈而睡。龍法，睡時形狀如蛇，身有文章，七寶雜色。獵者見之驚喜，言曰：「以此希有難得之皮，獻上國王以為服飾，不亦宜乎？」便以杖按其頭，以刀剝其皮。

龍自念言：「我力如意，傾覆此國，其如反掌；此人小物，豈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計此身，當從佛語！」於是自忍，眠目不視，閉氣不息；憐愍此人，為持戒故，一心受剝，不生悔意。

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時日大熱，宛轉土中；欲趣大水，見諸小蟲來食其身，為持戒故，不復敢動。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諸蟲，為佛道故，今以肉施，以充其身；後成佛時，當以法施，以益其心。」如是誓已，身乾命絕，即生第二忉利天上。

爾時毒龍，釋迦文佛是；是時獵者，提婆達等六師是也；諸小蟲輩，釋迦文佛初轉法輪，八萬諸天得道者是。

菩薩護戒，不惜身命，決定不悔，其事如是，是名尸羅波羅蜜。

【經文資訊】大正藏第 25 冊 No. 1509 大智度論

賢愚經 卷第十二

元魏涼州沙門慧覺等在高昌郡譯

於時在會一切大眾，見佛世尊授彌勒決當來成佛，猶字彌勒，各皆有疑，欲知本末。尊者阿難，即起白佛：

「彌勒成佛，復字彌勒，不審從何造起名字？」

佛告阿難：

「諦聽著意！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王名曇摩留支，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二萬夫人嫫女，一萬大臣。有一小國豐樂，是中國王，名波塞奇。時弗沙佛，初出於世，在此國中，化導眾生。」

時波塞奇王與諸群臣，專供養佛及於眾僧，不暇得往朝覲大王，貢獻音信，亦悉斷替。於時大王，怪其間絕，即遣使者，往責所以。

使者到已，宣王言令：『比年已來，人信俱斷，汝為人臣，何以違常？將有異心，欲懷逆耶？』時波塞奇，得大王教，自知違替，靡知所如，即往見佛，白如是事。佛告王言：

『汝勿憂慮，但還遣使以誠告言：「佛在我國，朝夕承

事，是以不暇往覲大王；國內財物，供佛及僧，無有遺餘，可以獻貢。」』

波塞奇王，得佛教已，即還報使，如佛所語。使到見王，具道其意。大王聞之，甚懷盛怒，即合諸臣，共詳此事。諸臣皆言：『彼王傲慢，橫引道理，宜合兵眾往攻伐之。』王即然之，合兵躬往。前軍近到，彼王乃知，心懷怖懼，急往白佛。佛告王言：『莫用憂慮，但自往見，宣說前語。』

波塞奇王，即與群臣，往到界上，見於大王，禮問畢訖，住在一面。大王責問：『汝何所恃，違慢失常，不來朝覲？』波塞奇言：『佛世難值，甚難得覩，頃來在國，化導民物，朝夕侍奉，故使違替。』於時大王，復更重責：『正使令爾，何以斷獻？』波塞奇言：『佛有徒眾，名曰眾僧，戒德清淨，世良福田。合國所有，常用供養，無有盈長，可以為貢。』曇摩留支聞此語已，告言：『且住！須我見佛，見佛來還，乃問汝罪。』即與群臣，往至佛所。

是時如來，大眾圍遶，各悉靜然，端坐入定。有一比丘，入慈三昧，放金光明，如火聚。曇摩留支，遙見世尊，光明顯赫，明曜踰日，大眾圍遶，如星中月，為佛作禮，問訊如法。見此比丘，光明特顯，即白世尊：『此一比丘，入何等定，光曜乃爾？』佛告大王：『此比丘者，入慈等定。』王聞是語，倍增欽仰，言：『此慈定巍巍乃爾，我

會當習此慈三昧。」

作是願已，志慕慈定，意甚柔濡，更無害心，即時請佛及比丘僧：『唯願迴神，往至大國。』佛即許可剋日當往。

「波塞奇王，聞佛欲往至大王國，甚懷戀恨，愁悸無繆，心自念言：『若當令我是大王者，如來則當常住我國，由我小故不得自在。』念是事已，即問佛言：『諸王之中，何者最大？』佛告之曰：『轉輪王大。』波塞奇王，因自作願：『願我由來，供養佛及眾僧，持此功德，誓願將來世世常作轉輪之王。』」

如是阿難！爾時大王曇摩留支者，今彌勒是。始於彼世，發此慈心，自此以來，常字彌勒。彼波塞奇王，今祇陀是，乃於彼中，常作轉輪王，自是以來，世世恒作，乃至今日，功德不盡，是以今日，復求索作。」

時穿珠，師聞說是已，尋發無上正真道意。

其餘會者，聞佛所說，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有得遷住不退地者，各皆敬戴，歡喜奉行。

【經文資訊】大正藏第 04 冊 No. 0202 賢愚經